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莊簡集卷十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程廷璋

莊簡集卷十五

宋 李光 撰

書

與潘子賤書

某頓首孟堅行日附狀必已洸達元宵後有專介自婺女過乃不令往請書踰年不得公書殊跂仰也即日溽暑伏惟台候起居佳勝某自乙丑春渡海今踰二年矣幸且頑健但老無超然之見日復一日年已從心如舶

船已離港汊入大洋兩軍已交鋒生死劈面來如何避得潘居士雖在酒色林中十二時中亦要着便宜其次夜半或五更睡覺來燕坐定息吐故納新舒眉引手令稍倦再睡此活計大不負人得正月十五日一報聖主有寛大之意因錮之人皆起生還之望此亦妄想耳

與胡邦衡書

某頓首度日來起居佳勝三經新解未能徧閱然嘗咼一臠窺豹一斑亦足見其大畧矣如行李匆匆且納還此

書異時不患不流傳也四卦二書俟食罷探伺無雜賔面納所懐非此能悉不宣某再拜

又

某頓首早辱報教過情之言伏讀愧赧欣承起居佳勝聞雇夫殊未集非三四日不辦如此少駐固有名矣来日度必未行有嚴氏小亭欲具早膳烹茶少欵庶盡叩所疑匆匆語離便有千里之隔切幸不外荔子兩等贈諸郎娘不宣某再拜

又

鄙句寫呈一笑昨晚一士人來傳公黎姥夢事枕上偶成揮汗奉簡幸恕草畧此詩切不可示人它年乘槎北還可以出矣今日必未成行有所闕勿外幸甚㝷再拜

又

㝷再拜午暑伏惟起居佳勝早來拙句嘗聞唐人有諸邪赤子之對因黎姥夢事偶爾成詠方以為媿乃蒙屬和既捷且工如差邪二韻古之作者不過此耳不勝歎

服令嗣寒熱必不作行尚從容㢧圖邂逅不宣某再拜

又

某頓首今日果成行否想一番勞勩過此亦遂多事矣早作起居佳勝昨暮聞有盛集殊悵然四卦不知嘗經覽否區區欲再見之意誠有所未盡也僕於左右亦嘗效其狂言矣公有所疑亦望指摘豈如世俗以諛言相媚悅哉此書本不以示人以公致力於斯文之久必能洞見此僕相求之意也度今早必未有它客聊叙區區

因以詞候動止不宣

又

中前湯字鄙句何以流傳至彼和章又得千里一喙海外士不肯讀書又耻於下問有見過者默坐而已然凈名一默温伯雪子目擊而道存自愧癡頑不能頓悟耳陳逢時緣了襄事因得從容符子繼往想今冬不落莫矣別紙所喻荷意愛之厚但各在一涯會合未有期平生不敢失信於朋友豈敢預計邪得家人去冬書云孟

博女子已一面出適第四兒子已一面娶婦今諸孫女雖多惟孟堅女子僕去家時纔周晬今十四歲矣聞極端慧與令郎年正相當但人事有不可預定者言之但怏悵耳某再啟

與蕭德起書

人生享全樂孰如德起者六十之年有此具美無愧老萊不知前世作何大因緣有此無量善報耶某度嶺海首尾六年惟書史可以自娛此心不敢它用也紹伊居

相近必時會合城中見諸友望一一致意許厚之夫婦併亡横傷之後愈覺寂寥天之報施果何如哉厚之貪嗜酒色乃有取死之道古宿云出世間法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惟公勉之某中間緣喪第三子遠鄉無與開釋悲惱過當遂至大病幾入鬼録踰年得安始翻然感悟今幸頑健如舊某自離鄉朋友喪亡如胡巳茂張全真無慮數十人多緣不能節省世縁全真在會稽捜求妙麗丹砂茸附如啖魚肉徒資嗜慾耳自謂享榮貴

得便宜今為一蔟枯骨有甚便宜到這裏便世尊諸大菩
薩出來也救不得豈不哀哉

與胡邦衡書

某頓首顧戎來辱問訊意愛甚篤三復感歎三月二十
一日忽有昌化之命乃因次子孟堅為鄉人所中云僕
嘗作私史詆謗事兒子亦就逮詔獄至今得家書十年
嶺海未快仇人之意時時撰造此身已在生死之外但
付之一笑耳只今惟一僕自隨隻影萬里秖自憐悼近

方入公館洒埽苟完明窻淨几復理琴書聊以度日承索序引中間亦草得前日因私史事凡平生具草盡付丙丁尋亦自悔更俟神思稍定紬繹續奉寄也公之訓釋自足名世何假區區之言顧君忽過此云即行草草作此不宣某頓首

又

某咨目上啟秋暑異常伏惟衛生有道台候起居佳勝某旋得省劄大理具獄兒子寓峽州永不檢舉父子蹈

此大禍固無可言而累及平生知友如張壽程瑀二尚書潘良貴舍人各降三官坐嘗通書胡寅侍郎鐫職坐通書扇搖經畧餘人賀許二郎官凡五六人各降兩官使人不能不悵然也諸友自知無益各已相忘久矣架空造此不知其因葢此數人一向投閒此其罪也置之勿復道連日憂憒無興晤語領來書啟緘快讀信如執熱之濯清風佳篇乃未嘗得見蘇李句此句法則工而擬非其倫則不敢當三序須俟神閒志定今未暇也然貺𢼸之文豈

足發揚妙趣以傳示後來聞命愧愓令郎氣象未易量僕孫女多俟公還朝未免當擇一端謹以配君子長兒女子乙夘生巳非偶矣亭午汗方浹背勉作此紙閲畢則付丙丁不宣某咨目上啟

與海南時官書

日來吕愿中帥桂林未必便有相害之意小人覯望田憲復差一武大夫李望者來守昌化望本張俊太傅軍中壕寨官麤暴無禮覯望上司百端凌辱郡中官僚士

人不許往還行户不許供應飲食因之空廨死在旦暮八十老翁豈堪摧辱如此耶

與羊荊華書

某前承示諭令嗣新年當命名觀其氣象静重秀爽必為令器輙欲以堯民為名而字之曰元壽可乎恐宗黨有同者却煩垂示某啓上荊華解元

又

小亭以檳榔叢竹為勝二物皆有香杜子美詩云雨洗

涓涓淨風吹細細香以細香名之可乎早凉乘興寫得納上棊上荆華

又

棊啟早辱訪別不無悵然移時起居增勝筆一枝聊為文場决勝之具來早定行無緣詣別塗中萬萬加愛不宣棊啟上荆華學録

又

羊四蹄酒二尊輙納上助諸公行春大瓶甚佳云是臘

中造煩二公為東道僕以過客例不出亦覺老倦羊切不可分惠僕一口不乏也餘客須君諆希用其它二公擇之其悚息上學録荆華

又

鄙句本不欲廣昨蒙垂諭再寫呈或得諸公和章可聯粘以示郡侯亦一美事也切不可更粉飾以彰拙惡幸甚其啟上學録荆華

又

夜來獨坐因改細香亭詩落一聯似覺一片之意有所歸宿挑燈乘興寫得奉呈但換一長字以易押只今能過早飲否某痢葯自朝下手方合了焙乾百五十圓可即令服某上削華晚具家餐未時可過某白

答符秀才書

某昨辱過顧長牋見貽議論粲然三復增嘆想晨夕起居佳勝所論左氏能發明春秋之旨孔子云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則是其好惡取舍未嘗不與聖人同也後來

諸儒紛紛之論蓋未易以臆決其是非至如馬遷班固范曄之徒各成一代之史亦不免互相譏評是豈可以所短而廢所長乎況丘明親授經於仲尼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杜元凱蓋終身好之自謂有左傳癖其言豈苟然者若因元凱以求左氏因左氏以求春秋庶乎聖人之微旨得矣吾子有志於問學況已得良師異時當卓然有立於世顧言勉之衰老荒唐又何以進焉目昏手顫不罄

所懷其啟上

與姜山嗣老書

某啟王勝至辱示書三復嘆詠伏承日來法體安勝慰喜無量姜山風景清幽而吾師行業孤峻鐵磬家風千古不泯矣僕違離鄉土十有三年過去事不復追念未來事豈敢希求芙蓉有云從來不了只為今時若了今時更有何時平生學道今粗得力故能於煩惱泥中一塵不染瘴鄉炎海本自清凉固難與俗子道也然生死

去來本是常事若罪垢未除㝎心宴坐無常來到撒手便行别紙所喻有退居之意不勝欽嘆大雲墳庵本如師肯來諸事成辦無柴米之虞若師真有退閒之志便令小兒打疊方丈迎請歸庵蘇公有云悵西湖之久别本是偶然為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來歲冢中必遣人來切望垂報適連日天寒雲色凄黯書問填委意思荒忽勉作此紙惟祝加愛不宣壬申十二月望某啟上

又

黄精遠寄極荷其巳造直掇寄近村三十里然古人既死漾在尸陀林中劉伯倫常以鍤自隨曰死便埋我楊王孫以布袋褁尸入穴則去袋此皆達人大觀能辨真假不流滯於三塗一點冥靈自有去處如此殊覺今日多事不免見笑於大方之家也但吾儒以孔孟為宗師棺槨衣衾不敢廢也

又

淇啟老兵至辱惠問勤勤詞語超勝三復歎仰就審日来法

體安穩𦂳衰年久處遐方粥飯之外有以自樂海外風濤渺然人情物態久亦安之乃知華嚴重重世界十世古今不離於當念而摩詰老人掇移妙喜世界不為神通坐想姜山長松蔽道流水涓涓如在目前耳吾師一向安閒經禪之外必有妙句幸時見寄惠笋乾時時咀嚼未忘鄉味餘人並無能及黎香僅有四兩供佛之外或同志相過時爇一瓣便如坐寶陀山與白衣對談也

與胡邦衡書

其頓首僭崖雖不乏便小海之隅風波亦可畏惟是跂仰未嘗少忘也郡中附至四月中所惠書并玉友魚醢深用感戢玉友履此風濤烈日而色味殊不少變信乎其能耐久也仍審即日起居增勝吉陽天下至陋窮處今學者彬彬知所尊仰何陋之有劉賓客作謫九年賦意謂陽數之終當變況吾二人已踰一紀天道好還但力行一忍字需之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若能日飲醇酎不辜此風月則無入而不自得也相與勉之而已不

宣其頓首

又

其啟近因許秀才便舟附手書并葂菴昨日有自昌化來者云尚未行甚悔輕付也春暄伏惟起居佳勝春後殊無好懷此間雜花如桃李亦罕見之意天地中和之氣至此盡矣言至於此亦似可笑前所寄六詠欲易三兩聯今再寫去幸因的便却付前本也北耗杳然家間所遣人至今未到一身寓此日有意外之慮然劉伯倫

以鍾自隨死便埋我則又釋然耳出無友之說誠如東坡所云近黄舜揚秀才已到書館相近得此一士少慰孤寂會下士入如向携公書來及小裴氣象已超勝乃知詩書醖釀之功亦大矣仲尼嘆道之不行欲乘桴浮海又欲居九夷豈虛言哉武王克商封箕子於三韓至今為禮義之國吉陽之居公之不幸而一時士類之幸也三月三日某啟上

又

某頓首盛介至辱真翰三復感嘆不容於懷欣承履茲
庚伏起居增勝昨蒙惠丹固璀璨精華非止扶衰而已
然亦未敢遽服者不知和國為何人六月二十六夜忽
脾疼異常天明方止而鏡中形容陡覺瘦瘠異常心甚
疑之是夕忽夢三道士來黄冠予若將起程北歸者道
士邀僕於去城六七里間授與道書兩卷云是司馬子
微養生説僕不暇閱納之懐中臨别最長道士言我有
丹四粒藏之松中將取以授子僕以擔杖已行不及翌

日問趙主簿長沙人和國為誰趙云張丞相封和國公始大感悟蔵之松中者松為十八公神固告之矣晨起焚香作禮先服白丹一粒其餘不知可繼進否兩日氣象已如舊豈殘生未即埃溘有同塗之幸歟不宣某頓首

又

某頓首前月末黎下班轉致中秋所惠書欣承善達吉陽粗已安居不勝慰喜歳律適盡元正俯臨賢君子道泰之時伏惟味道之腴知德之奥起居佳勝某衰苶如

故自九月初鄉民不靖郡縣擾擾至今想已流聞郊赦雖有檢舉之文仇人在朝固已絶望死生禍福定非偶然中間得李守書云吉陽羊米特勝諸郡魚蟹亦不論錢有此數物人生更復何求況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想琴書自娛不知身在萬里外也承喻易說敘引固當如命然擬非其倫則不敢當已勉作數語俟左右北轅面納餘冀自重不宣某頓首上

又

其少懇近逢時託撰軍學記雖已勉強撰得已下手刻石矣但昌化軍學記五字欲得邦衡作漢隷比已令停刀筆以俟幸速得之恃愛忘率爾悚息之至元衡未中第才業人望如此後必中耳令嗣想不廢學異時必能繼公清風也令郎氣象可喜為胡邦衡子而命又與僕相似它時寧為舌人必不為佞人也呵呵似聞廬陵書來尊少俱康佳僕家書不出此月必至隻影萬里頗有意外之慮去秋人回令津遣三兩老妳婢來孟堅不在

家不知小兒能辨此否得孟堅書頗能不廢學抗論甚

偉其已寫書一幅忽蜀僧行笿至袖出寂照庵三字如

獲至寶餘俟後便其再拜

湧月閣三字森然如入武庫見古劍戟凛然如覩正人

端士之容即已付郡侯而前牓及僕惡札彼以人情不

肯亟換須俟從容耳其再啟

又

令郎氣象不凡又朝夕侍側日聞妙言異時未易量也

其猥懇中間在瓊管作雙泉記君前携去副本意欲得左右作漢隸文雖不工然古之碑碣賴字畫以傳遠者多矣漫裝界卷子一軸風和日煖或不憚煩承興一揮灑之幸甚其再啟

又

某手啟昨顧巡檢行奉記伏承老人以壽終想人子之痛豈易堪忍況吾友至性過人幸勿至傷生尼父每以中道立教載在禮經過此失禮意況五十歲以上血氣

不比少年時吾徒處憂患之際又瘴癘侵其外惟痛自
裁抑乃免病苦至懇至祝近緣議者傳僕擅離貶所見
在清湘出入王安撫家諸處雖已申奏見在本軍城裏
居住而諸司尚以為疑陰遣使人直至昌化緝探節前
至此令已回矣度此報至朝廷必已釋然曲折符尉知
之此不詳具八十老人死自其分耳年來亦覺損衰步
趨無力心志健忘聰明不及前時矣又緣為文字纏擾
晨起嘗晏坐而喜抄書以此不得全功於鍊養但絕欲

十四五年色身尚強耳十一月九日至節是日戊午乃
僕本命作小醮青詞末云滌除玄覽悟色境之皆空專
氣致柔冀形神之俱妙大畧如此覽封州書感嘆不可
言或以僕近日動静一寬朋友之念也丹砂甚妙為更
求數粒古人云内丹既就外丹自來豈其然乎偶此便
甚的因致此幅紙不宣某啟上

又

某再啟某老病日益衰瘁加以羣嚚未靖杜門待盡以

此久不通書唯是懷企道義未嘗一日忘也吾徒憂患至此古今罕有如僕老病死自其分公今遭此家禍更宜以遠業自重勿過悲傷居瘴煙之地血氣已耗七七之後宜茹葷鮮以助真氣凡居喪有疾飲酒食肉聖人所許僣崖瘴毒之地獨不比有疾乎

又

某啟相望不遠而風濤洶然久不承問動止此心傾仰何可勝言仲夏酷暑起居佳勝某老病如故日夕汎掃

此心時至即行非如吾友盛壯之年前程萬里惟祝乘此閒放盡爲己之學至處憂患之際則當安之若命胸中浩然之氣未嘗不自若也邦衡豈俟鄙言仲尼作易亦專論此事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剥必有復否終則傾邦衡素明此道需之時則當以飲食燕樂僕之頑鄙又垂盡之年惟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故汲汲耳此閒爲況甘君必能言之僕自去年四月家僮至復杳不知消息船船今歲無往淅者亦

且任之古人以離火宅棄妻子爲勝尚子平之徒是也
吉陽氣候與昌化不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千萬勉之
不宣五月朔某啓上
溽月二詩極超勝本不欲出而光芒萬丈孰能遏之它
時録本付陳氏永爲海外之傳不但藏秘篋笥閒也
又
某啓相望隔小海風波洶然宜相忘於無相忘也杪秋
氣爽伏惟道體超勝患難至此正是着力處想宴居有

以自娛動則觀書以廣智静則息念以存誠賦詩一首彈琴一曲古人困而能通用此道也江西必續得近耗封人消息何自而來周機宜何人哉人情物態近益可畏不宜其啟上邦衡學士老友

又

某啟甘子行嘗奉手函諒已塵視日來煩暑伏惟起居佳勝某老病如常僭崖天下至惡弱之地吾二人居之能不以為陋內有黃卷聖賢外有青衿士子或一枰之

上三酌之餘陶然自樂是非榮辱了不相干故十五年之間雖老而未死蓋有出乎死生之外者符子海外有識之士廉而有才相從踰歳如一日想能道僕起居之詳舍人公相見為僕致意三𫎇惠醞此意厚矣念正守落未能致一物修城立寨一勞永逸尚何罪乎聞太夫人襄事須俟公歸甚善甚善不宣某啟上邦衡編修老友

又

某頓首使至辱惠眞翰深佩雅意相望雖若不逺而山海之隔不啻弱水人情險巇過於蜀道去冬嘗作書不敢輕付即日恭審台候佳勝某老繆椎魯不文過辱寵示太夫人行狀俾之著撰伏讀赧然此非老於文學者其誰敢為然邦衡名節凜然老朽得附名其間豈非幸顧但此文須少從容若止述婦人閨門之行其他畏避而不敢言則非僕之志豈足以慰士友之望邦衡之心哉無由面談切冀保重不宣某頓首

劉夢得謫播州柳子厚以禹錫母老願以柳易播是時裴晉公在朝言陛下方以孝治天下願俛從其請禹錫遂移連州今聞邦衡有奔喪之請不知大臣中亦有慨然如晉公為開陳者乎今冬郊恩邦衡歸有期矣願益自愛某又上

又

覽機宜公書超然如見其人亨仲亦蹈奇禍葢非偶然深於術數者能言之一切順受更有何事僕年垂八十

喜進者尚下石不已所論無根却非廟堂之意既言僕擅離貶所見在清湘言者亦得之傳聞使有意見害欲加之罪豈無名乎然一犬吠雪百犬皆應連月人情大有可笑置之勿復道也年來衰頹步趨瞻視皆不及前時但心志尚強耳清河時聞動靜然謹不欲以無益書問累之茂遠奇士僕初南遷過臨川預以書戒其勿出渠回書慨然反出十餘里外相迓清談終夕傾倒然中間消息甚惡心不以為然今聞機宜公所報悲愴不已

如此人者世豈多有造物不仁何奪之遽耶如聞秦國
卻能稍寬老人平時叅禪於夢幻死生是第一義但子
毋之情豈易割邪但漸遠漸忘耳機宜公數詩皆妙作
憂患中陶冩性靈實賴詩酒張第劉昉楊愿皆惡病而
殂孰謂造物果無心耶老懶加之畏禍又善累人皆不
敢作書近又緣虛驚取平生朋友書問悉付丙丁已而
又悵然如邦衡往來書亦不免為煨燼矣如詩文它日
尚可求也炳再拜

與陳伯厚書

某啟自辛酉度嶺今十四年矣前此郡縣皆遇善友不復有流落之嘆近緣呂帥到任小人歆豔意望超擢皆有陵藉之意平生守道遇所當為雖鼎鑊刀鋸在前不避賴上天眷祐背我者殃害我者亡而祐我者昌以此處之澹然至於老兵不過抽去數卒無所損益但小人覬望鬼怪百出未易筆舌陳也政使趙濡之言得徹廟堂并諸司自可一笑前此固知足下必來愚意老率之

言先入於諸司以公與僕厚不能無過慮蓋為吾友慮耳今田憲既深知公似可無疑矣

與王彥恭書

其啟去冬忽郡中備坐省劄勘會在與不在本軍兼行下一宗行遣事雖無根而諸司絡繹郡遣使臣微服察探人情恂恂觀望百端至今遠近知友無一人敢通問者今日初方有人北來者士友亦節節通書言事已明白還公元官復知雷州聞之而喜可知也過去事不復

具述因禍得福事宜偶然想今已到家種種如故矣即日伏惟台候起居萬福某老病如故年幾八十直旦暮人耳未知何時握手相從一笑耳想廟堂深察旦夕必有帥漕之除豈小郡所能淹留耶僕年來衰病傍無一人不免取最小兒孟傳若來不出今冬未知人事又如何峽州亦不知音耗自公行後所傳多端不可具述大抵幸災樂禍者多不足怪也公氣候却一向安樂吾徒但能寡欲自可無病彭祖云上士别床中士異被服藥

千裹不如獨卧此最要言海外近頗擾擾瓊州黎人反叛見起兵誅討未聞平蕩吉陽累政不得人百姓無告澄邁令黄瑋權郡諸司按發現在海康取勘諸司差到武德郎王庚近又為士民所訴渠不勝忿又申奏朝廷及諸司言結連陳適兄弟謀反慈事體大聞瓊司已収留二陳矣皆異事也向熱千萬自重不宣某啟上彦恭安撫老友乙亥三月二十一日

答樓仲暉書

承寄示宣城父老王霖等申狀讀之恍然既感且嘆僕頃守宣城無惠愛及民今已二十八載矣年垂八十死在旦暮自度此生不能再當郡寄以撫循斯民又道路隔遠不能效朱仲卿死葬桐鄉東望雙溪疊嶂之勝感嘆而已因見諸父老為致此意惟祝率勵子孫仰事俯育為士為農勉為忠孝戮力以事田疇先期而畢租稅立身揚名以顯父母是所望也

與胡邦衡書

人情恟恟想杜門飲醇與僕況味同也自去冬縁王彥
恭事驚憂不小數日所傳朝廷巳察知其誣王晝復官
復知雷州了城壁人情陡變凡知友半歲不通問者連
日踵至可付一笑耳邦衡憂患重重宜有以自寬清心
宴坐絶欲忌縁莊老吾師也其餘經史且可撥置僕今
年七十有八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耳年來諸況如
故但腰膝無力然平生故人死亡畧盡通封川書為轉
求丹砂實濟扶衰之用某再抝孫女乃孟堅次女年未

及笄親期能稍緩為幸葢不可越次故也

又

某啟久不通問實以小人窺伺者衆不欲以無益之寒温奉累也日來起居佳勝今早林令自瓊州專人報秦公十月十八日殁故前日赦文不見此公階位心知如此今果然也僕已為太夫人撰得埋文其間有難回避者前已為上淨本須面納也前日赦文固知非渠意想宅上自有專人至矣其老病遂有復見松楸之望度不

出二三月間必有朝命可即促裝也惟保愛是禱不宣

十二月二十六日某啟上

又

十二月二日蒙恩檢舉移郴尚未被受省劄至即首塗矣邦衡旦夕必有指揮幸加鞭相遇於雷化間幸甚切便促裝勿以細故滯留也昨日一報尤快意謹納上埋文漫草就不能盡褒贊之意望不外垂喻餘非面見莫罄所懷某啟上三月二日某頓首

又

前奉書并銘文久矣中間人情尚未堅决故不能無過慮今似稍定檜黨畧盡先太夫人銘誌輙以奉寄然猶未可示不相知者僕已有郴江居住之命然未得省劄姑忍待之不知邦衡已得移命否此無可疑但促裝旦夕必至或傳已得家書須令人計會省劄昨早得小兒書云正月十八日已遣兩兵今猶未到不知帶得公文來否遞中恐浮沉耳某少懇近以邦人欲得僭耳廟記

漫撰成念非邦衡妙翰無以增潤瞓皺之文章輟少刻

一揮灑之僕得公文即行前途定期少欵四月十日某

頓首上

台眷均勝過詹或僕已行即便可入行衙少駐也天氣

正熱須早行日中少駐也某再啟

又

僕平生故人如蕭振賀允中皆已擢用前日不合通書

十二三人各皆被召如陸升之乃傾陷僕與孟堅者今

已勒停編管雷州天之報施何如哉孟堅已復官歸矣

與呂仁甫書

某頓首一别甚久遭罹禍患不復具言近聞還朝尋復舊物方深慰喜俄聞復有授閒之請殊不可料中間承書曾未及報乏便因循殊愧惕也即日伏惟台候增勝某蒙恩近徙脫瘴癘之鄉固已厚幸幸不可數亦且安之死生禍福固已素定如吾仁甫才識學問豈能終阨之乎處憂患之際政須勉力想曠懷達識不俟老朽區

區之言也宣城僕舊所臨仲疃又僕故人也銜觴道舊
想有足樂至於覽觀溪山之勝追繼隱侯之妙作時或
見寄一洗胷中萬斛之塵誠所望者連發鄉書目昏手
顫不盡所懐不宣某頓首上仁甫郎中老友

莊簡集卷十六

宋　李光　撰

序

閑樂先生奏議序

議官御史專以犯顔嬰鱗排擊奸邪爲職若論而不切則不能起人主之意辨之不早則不能折禍亂之萌建中靖國初太上皇新即大位號召天下名賢聚之朝廷自執政大臣下逮臺閣之士皆極一時之選故殿中侍

御史陳公伯修其一也是時蔡京方為翰林學士承旨雖明智之士未能知其必亂天下也公獨慨然論奏條其過惡章凡四五上而不已且曰若果用京則治亂自此分祖宗基業自此隳臣非自愛而憂之蓋為陛下憂為社稷憂為天下賢人君子憂未幾京遂為執政盡逐異已者固寵市權熒惑主聽握國柄者幾三十年諫爭之路自此塞絶卒之强敵肆虐生民塗炭公之言始效於此可不謂先見之明乎司馬温公誌呂獻可墓稱其

論列王安石於海內歸重之時人主信任之際以謂明
達先識已所不及若伯修可謂無愧於斯人矣其嘗恨
今世士大夫徒知稱誦陳瑩中而知公者尚鮮豈非造
膝之言祕不敢傳乎古人之稱死而不朽者如臧文仲
既歿其言立是也韓退之作諫臣論曰入則諫其君出
不使人知之者大臣宰相之事若官以諫為名宜有以
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顧不美
歟公既歿其子棐乃集録平生遺藁得奏議十有五篇

以書抵武林張子韶求予序冠其首子韶曰伯修立志如此一陷黨籍至老且死終不用凡有志於斯道者孰不惻然其雖生晚幸及識公於三衢引接誨誘待以國士今二十一年矣追惟平昔因泫然而書之嗚呼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理勢自然無足深慨公雖流離竄斥終身抱不遇之歎于今望之凜凜尚有生氣而彼紛紛者果安在哉覧是書者亦可為持禄養交擇利畏禍者之戒云紹興三年八月二十日上虞李

其序

記

養生堂記

予凡德充寓居越之餘姚實在龍泉之北江山映帶最為勝壤嘗於南偏作堂爽塏而深隱外不假臺池苑囿之翫内不列琴書圖畫之觀蕭然一榻而日游息其中吐納導引以求長年因牓之曰養生客有過而問曰子於治生則信有術矣何自而知養生乎德充曰嘻子烏

知治生使子而知治生則可與論養生之妙矣予令燕
坐一室心超三際方以形為舍宅神為主人濯漱乎玉
池之清泉以溉丹田呼吸乎玄牝之冲氣以營尺宅鋤
胷中之荆棘而梨棗生薅害稼之稂莠而嘉穀植子視
予之養生果異於治生乎客無以應其方謫處南荒書
來告曰予闢養生堂世俗之人或以為疑予雖告以大
畧意有未盡汝其為我記之某自少年喜閱道書游走
四方延見方士多矣神仙之説雖傳記備載然皆虛荒

幻怪不足考信自陶隱居以正一之道授王知遠潘師正司馬子微皆蟬蛻而去然其法後世罕傳惟抱朴子論最簡而易行者其說以住息為妙葢息息之中神氣相合如嬰兒之處乎胞胎及其至也如釋氏之入定六根皆廢心想都滅胎從復氣中結氣自有胎中息然非真積力久功行俱圓者未易到也世人不能捐棄外事澄心觀照而日奔趨乎是非利害之境遂使氣自出入乎內神自馳乎外神氣各行子母不相守至於夭死者

非不幸也古之善養生者莫如廣成子莊周之書載黃帝問答之語最詳摘其要言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又曰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老氏五千言雖泛論道德之旨其要言則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二者皆胎息之門戶也德充學道垂三十年平生寡欲無所嗜好悟厚祿高位之傷德故每安於卑官知珍脆肥濃之害性故自甘於藜藿以慈儉為可寶故無侈汰之過以朴素為可

尚故絶聲色之娯今以從心之年白鬚紅頰浮沉里巷無一不如志者雖使不知吐納嚥漱之理固可與數子爭年而比壽矣尚何慕於彼哉雖然廣成子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老氏則跨歷商周至秦莫知所終又有深於此者西域聖人已成等正覺視身猶浮雲斯須變滅惟圓明一點歷刼而常存今大乘諸經備載斯事德充倘兼修此道暇時訪尋禪宿叅透西來的的意則飛行自在出没去來真遊戲事古所謂神形俱妙殆謂

是也其去鄉四年憂傷困悴有他人不能堪者德充萬里致書必以此道過相勉策且有白首相從之語覧之悽然因書其末以見區區之志異時倘遂生還將築室泥灣之上風雨對床其必有日矣紹興甲子孟夏幾望藤州寓亭北窓某謹記

瓊州雙泉記

洪範論五行一曰水曰潤下作鹹山者水所出海者水所鍾莫崇於山莫卑於海故海中之水無不鹹者自雷

渡海而南曰瓊瓊本海中山耳而雙泉之井獨冠於二廣豈其源淵所稟得天地粹靈之氣而不資於海邪陸羽茶經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漫流者上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雙泉在郡之東北隅岡巒回抱泉谽竇間其發源甚微初爲小池泓澄清澈瑩若氷鑑不見其流動之形葢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郡人初不知貴蘇公端明南遷過瓊酌水而異之徃告其人而郡守求亭名與詩遂名其亭曰洞酌且留

詩其上紹興乙丑予自藤江再貶海外以三月望至瓊衆指雙泉之勝乃葺居一日盡出積水因得詳究二泉所從來蓋一井而有兩脉其一自西南其一自正北皆潰湧而出水既渴泉益湍駛因各盛以器皿色味初若不可辨久之衆皆謂西南來者尤清甘然後知只尺而異味者非虛語也泉自小溝南走十餘步溢爲方池又自兩龍口入下池則泉之慼發者益衆水益深廣每當暴雨漲溢衆流散漫灌注於外四方之民無男女少長

挈缾罌就浣濯者無晝夜常滿雙泉之名聞於遠近實自蘇公發之舊傳有白龍嘗露脊尾氣浮水面詢之故老以為信然蘇公既不載然亦莫有見者獨惠洪記注間一詩其畧云異哉寸波中露此橫海脊舉首玉箸挿忽去銀丁擲大身何時見夭矯翔霹靂誰言鵰背大更覺宇宙窄語雖不凡然決非蘇公詩龍之有無固不係水之美惡今所在潭洞池井以龍得名者其神靈或能興雲雨而未必皆甘泉也葢水之有源其畜必深畜之

深則其發必遠其為龍神所宅焉無有疑者易言山下出泉蒙禹貢載禹之治水之跡亦詳其所出葢水之發源不過栝勺閒及為江沱潛漢為渭為洛則貫穿中華橫絶吳楚非有本者能如是乎世所稱甘泉多出於深山亂石中好奇之士至窮探遠討不憚巖壑之險攀緣上下然後得之今乃不出户庭几席之上清流滉漾影揺牎扉潺湲之聲夜到枕上風月之下每與客把酒徘徊酌泉而歌之曰泉之泠泠兮以濯予纓泉之湛湛音沈

兮以洗予心朝資予之食飲兮暮伴予之孤吟或泛流栝或横素琴予既寓居之久矣日涉淺而汲深噈漱元和滌除煩襟玉池生肥兮沙礫變金凜氷雪之逺藹兮何瘴煙毒霧之能侵邪歌罷輙欣然自得忘其身之在萬里外也獨恨海外險逺不得與惠山虎丘南零諸水同列於圖經非蘇公一顧之重則斯泉也委於荒榛蔓草間飲牛羊而産鼃鮒矣流俗所傳既多怪妄因志其本末使後來者有考焉四月七日上虞李其記

昌化軍學記

學校王政之本也三代至治之世未嘗無學皆所以明人倫崇教本長育人材而化成天下也周衰至春秋之際學校廢缺雖齊晉之大國晏嬰叔向之賢未嘗一及於此魯獨僖公能修泮宮而詩人歌詠其德鄭惟子產不毀鄉校而仲尼追稱其仁葢古之學者以聖王為師而專師孔子則自鄒魯始當時諸侯雖不能盡用而四方學者如孟僖子之徒皆翕然從之升堂入室至於三

千難疑問答其畧見於論語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
頌各得其所而三綱五常之道賴以不絶無他學故也
故孟軻以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又曰以予觀於
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豈過論哉自漢以來其道益隆雖
天子之尊躬執籩祼非道師萬世言法天下疇克當之
我宋之興崇儒重道聖聖相承至仁宗皇帝始詔大臣
問以治天下之道當時條對咸以學校為請熙寧元豐
以來繼志述事弗替益隆乃闢成均乃建辟廱黨庠術

庠達於海隅可謂盛矣逮主上中興和戎偃兵天下寖以無事乃詔中外謹庠序之教復太學之制旁達郡國靡然嚮風唯海南地處遐裔雖屢更俶擾而是邦獨不見兵革里閭之間晏如承平人知教子家習儒事青衿之秀日以增盛每詔下羣試於有司者至三百餘人然舊學庳陋傍迫居民人士每病之也先是城之東南隅郊原迤邐氣象軒豁黎阜拱揖昌江映帶實占一郡之勝至是人謀龜筮實協實從諸生獻謀工徒輸力富者

效其貲貧者尸其勞郡守陳侯適亦樂從之期年而新學落成且於民家得古肖像華冠象佩遠合鄒魯群賢從祀取法上庠御書有閣講説有堂齋祭有室誦讀有舍賓客之位附於三門繚以周垣崇以列戟下至庖湢莫不畢具固足以激奮士心作新後學士之周旋其間者且將磨揉遷革日趨於善變島夷卉服之陋爲絃誦禮樂之鄉喪祭冠婚無悖禮之失禨祥巫覡祛習俗之蔽使一變而至魯再變而至道將必由是啟之昔蘇公

端明謫居此邦有遊學舍詩云攝衣造兩塾窺戶無一人邦風方杞夷廟貌猶殷因先生饌已闕弟子散莫臻蓋歎之也今相去五六十年間文學彬彬不異閩浙予以放逐至此時得與其士子相從文字間而王霄諸生又多及見前輩喜與遷客游一日摳衣踵門以學記為請念方衰病久廢筆硯屢辭不獲因書其經始大畧如此異時長材秀民業精行成登巍科膺膴仕者繼踵而出則予雖老矣尚庶幾及見之紹興二十二年歳次壬

申十月庚子上虞李𡨴記

碑

儋耳廟碑

昌化軍古儋州也後漢四裔傳載儋耳國最恭順其俗皆鏤其頰皮如雞腸垂之連耳因以為號非自然也夫人馮氏生隋末累世策勲有平寇之功建國開府比古諸侯夫人諱冼五代偽劉之世封清福夫人紹興乙亥詔封廟額用太守陳適請邦人敬事之過於南海城隍

二神舊城去今廟三十餘里日滷灘常有水患一夕人見夫人具畚鍤躬率人夫遷之工畢而人不知今凡二百餘年地形爽塏東望黎阜下臨長江百川灌注瀕海而水易洩故無旱澇之患雖地狹民貧而酒茗皆資之船舡土宜諸芋民資之以為糧歉歲惟食藷藷有二種大者徑尺豐歲幾不論錢故凶年不見丐者雖無富民而風俗儉約婦人不曳羅綺不施粉黛女子自少小惟緝吉貝為生故多跣足富者穿履韈而已蘇子瞻嘗有

詩云馮冼古烈婦至歌此送迎詩近年風俗稍變盎中
原士人謫居者相踵故家知教子士風浸盛應舉終場
者凡三百人比往年幾十倍三郡併試時得人最多夫
人生有功於國没能庇其民天有水旱民有疾苦求無
不應每歲節序羣巫踏舞士女軿轃簫鼓之聲不絶者
累日自郡守已下旦望朝謁甚恭必有神靈以鎮一方
而爲之主宰舊說二廣盎陰中之陽故男子弱而婦人
強男子多坐食於内而婦人經營於外豈其然乎紹興

辛酉十一月建寧軍節度副使李某得罪於朝三貶而至乎儋丙子某月天子推曠蕩之恩北歸有日矣邦人父老丐予文以記其畧因念謫居之久蒙冒煙嵐脫於萬死天地神靈實祐之謹躬詣廟廷再三稽首碑而銘之曰　國名儋耳古所傳鏤如雞腸耳垂肩夫人馮氏忠且賢錦繖平亂功瞭然爰擇休壤美水泉居人按堵城池遷黎山擁抱完且堅邦人敬事久益虔年豐米賤佳吉蠲歌詩送迎巫蹁躚

辭

感春辭一篇為自然使君作

有美人兮天一方秀外而慧中兮體便娟而生香胥支婀娜兮曳六銖之仙裳表傾城之巨麗兮施粉太白增之則長瞬明眸而流盼兮瑩秋水之清揚良辰勝日賓客滿堂忽歌喉之宛轉兮聲遏雲而遶梁異巫山之朝雲兮徒見夢於楚襄悵尤物之不可久兮撫衾枕於空牀耿青燈之悶悶兮怨秋夕之未央記音容於彷彿兮

掩涕淚之浪浪于時煩暑既退微露宵零風蕭蕭而入牖蟲唧唧而悲鳴徂清夜於蘭房收亂志於短檠雖冥冥而罔覿猶依依而奉承嗟予生之耿介兮視死生於虛誑慕壯夫之猛烈兮悟釋氏之真妄浩歌徑醉飲醇啜醨我兮為容彼得所歸焚香清坐神氣相隨有來唁者一笑而揮之

銘

吳伯成推官晦堂銘

至陰之原日行於冥升於九天物無遁形聖賢體之用晦而明谷虛能應水静則清政惡察察善無近名如處重闈以觀戶庭惟伯成父皎皎夙成老氏和光舜曰勿矜以此事上貌肅意誠以此臨下氣和而平我作此詩為座右銘

姜山静凝院鐘銘

上虞餘姚之間青山盤紆寒溪漫流中有招提曰静凝院僧仲珣實嗣南山下惠通律師講席有衆千指香火

淨供人天所依爰作大鐘以聲旦暮羣聾六時有所歸仰磅震萬壑聲聞九天幽途昔海無不解脫於是珣以書抵里人平江守李棊求銘以識其上乃為銘曰　我觀世人逐物喪真莫覺莫悟三界沉淪爰有大雄獨振宗風雷震霆擊警世昏聾天鼓既動罪垢俱空平湖之傍姜嶺之巔其山峩峩其流涓涓我銘斯鐘可千萬年

等慈寺鐘銘

等慈寺於上虞為大伽藍慶歷中咸潤師所創建經方

朧之變金碧之區鞠為草莽越二十一載有僧首妙智大師志遠始出其衣囊與其徒法常兼募衆緣經營而一新之師既以大厦安四衆又欲以鴻鐘警六時悲願既深衆應如響於是涓擇吉日精求良工得富陽人陳誠稽合律度範模陰陽凡用銅三千六百觔高廣之數厚薄之齊咸適厥中將以覺昏聾滅罪垢迷法性者尋聲而頓悟沈幽途者聞響而解脫其功用豈不大哉實紹興辛酉九月某日也邑人李某覩茲勝事隨喜結緣

乃為銘曰　諸佛出世開方便門引導衆生莫捷聲聞爰作鴻鐘以警朝昏滅除罪垢誘掖善根衆生愚癡淪墮幽扉曠㤼長夜永無出期天鼓一動若輪息機如雷如霆淵達幽明聲來耳邊不於空生若夢而覺若醉而醒衆真羣魔稽首聳聽

轉物庵銘

世尊語阿難曰一切衆生從無始來迷已為物失其本心為物所轉故於是中觀大觀小若能轉物則同如來

嗟夫學道之士以成佛為難則一切衆生無復有得者以為知易則世尊大慈大悲經歷塵刼受諸苦惱至於歌利王割截支體不生瞋恚猶不了悟其餘大弟子及諸菩薩方修行之初或投崖飼虎斷臂燃眉立雪齊腰如是勤勞然後乃得未有自凡夫徑超佛果者譬如瓦礫欲成黄金雖經百鍊終不能成若銷金鑛則鑛盡金現是金在鑛中必資鍛鍊當知一切衆生各有佛性無欠無賸非專苦行非離苦行若契本心則苦行如握土

成金若不明本心則如黒月履於嶮道當觀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妄情不起真心徧知特在一轉之頃耳昧者不知乃欲除煩惱而求菩提捨無明而求佛性不知煩惱即是菩提無明即是佛性失其本心去道愈遠我今自念此身流浪濁穢涉世不止辛蹈大難昧其根塵為物所轉無有了期於是宴坐一室反觀自性六用不行雖有去來隨有不昧因牓所居室曰轉物而為銘曰

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咄哉瞿曇誑謼癡獃物無自性我

亦非有轉者為誰徒勞心手知無自性復是何物瞥起情塵捫空揣骨此庵無所住者何人具頂門眼試辨踈親

端硯銘贈六十五姪孟容

紫淵之精膏潤不枯以畀猶子旌其勤渠杜門著述如漢仲舒期汝褎然飛聲天衢

孟堅硯銘

端巖之珍玉德斯具祕藏深淵如士未遇出為世用匠

石一顧溫潤中涵文彩不露伏膺寒膲守此直素研窮經史講磨世務伸紙落筆三峽倒注丹墀縱言青瑣綏步收功翰墨緊汝之助

孟珍房相樣硯銘

端溪之英非黒非赬方其未用也匣而藏之以瑞其家庭及其為用也波濤洶洶一揮而成文字之祥皎如日星人皆誦詠衆所推稱老人志願如此汝其勉承當務實學毋事虛聲

孟珍端溪方硯銘

端溪之石非黳非赤斵為汝硯斯文是力唯古聖賢是鑽是研飛聲丹陛落筆萬言

孟傳硯銘

席上之珍鑽之彌堅曰吾衣鉢尼父所傳孰為汝師南極老仙匣而藏之以畀曾玄秉德之操如石之堅種學績文以磨以研治吾墨莊若農服田鹵莽滅裂其報亦然我銘斯硯以貽孟傳方寸之地破暗發蒙涓滴之水

膏潤無窮溢為江河升為雲龍匣之藏之不敢妄用以全其功

贊

老人星贊

晉書天文志云老人星常以秋分見於南方或曰南極見則壽昌世人多圖其形像配以靈龜松鶴三物程公給事伯禽頃於維揚得是畫歸為致政中大夫生朝之壽且命友人李棊為之贊云　我聞古之真人服氣餐

霞騎箕登天惟世耆耋上應星躔清秋既分雲月娟娟晨見南極其光瞄然瑞公家庭非雲非煙惟此老人矍鑠蹁躚積德行仁克生忠賢綵衣侍側玉潤金堅如鶴在松如龜巢蓮或金章紫綬出入乎黃扉紫闥或芒鞋幅巾徜徉乎水涯山巔閲世三百與此三物而周旋者乎

正獻祁國杜公畫贊

正獻杜公正色立朝以不欺爲忠尤抑僥倖

凡內降與恩澤者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以是為昭陵所敬一時正人羣邪所忌公獨左右之搢紳之士聞其風聲雖千歲之下猶足興起其功利之及天下後世豈不大哉小人欲容身保寵者往往反舉以相戒曰是特沽激取名耳嗚呼悲夫公之六世孫師文寄示遺像予適有所感因再拜稽顙而贊之

於穆正獻大節孤忠天骨秀拔泰華倚空致君唐虞稷
契夔龍嬰鱗犯顏蹇蹇匪躬壽考康寧昭明有融咄哉
鄙夫朋淫黨同謂天可欺謂俗皆聾曰位可竊曰身可
容敬觀遺像遐想英風揆路百日萬世之功嗚呼祁公

牧牛圖贊

博白蘇令汝文出此圖相示二童子各牧一
牛其一牛背上吹笛其一坡上箕踞而坐云
是唐韓晉公筆晉公畫與族人幹本相上下

及位將相恥以自名當時固已不傳矣然此本筆跡蕭散自是名筆何必託之斯人哉因以書其後云

平原曠野熟視牛跡豐草長林隨意所適彼二牧童逍遥自得陽坡箕踞牛背横笛咄哉慧㦸狂念未息孔鼻拽來費許多力

戲作金粟湯贊

我有一湯香味勝粥朝飲一杯和氣滿腹處處現身是

名金粟

子賤舍人寄入定觀音像因讃其上

惟觀世音有感斯應蒙頭宴坐如金在井法無起滅動

不離静能作此觀是真入定

不出贊

顔回阸窮簞瓢自足揚雄草玄寂寞天禄嗟古聖賢遭

此困辱我獨何人敢怨顛覆杜門却掃轉禍為福德雖

有鄰道貴静獨學當求已言豈媚俗明牕静几助我幽

讀優哉游哉以俟其復

郴守江君畫贊

望之儼然如臨其民即之温然如見大賓曰守與令而廉其聲曰清與白而避其名吾言豈欺既久必聞後有良史秉筆而傳循吏庶比夫上逸事而補闕文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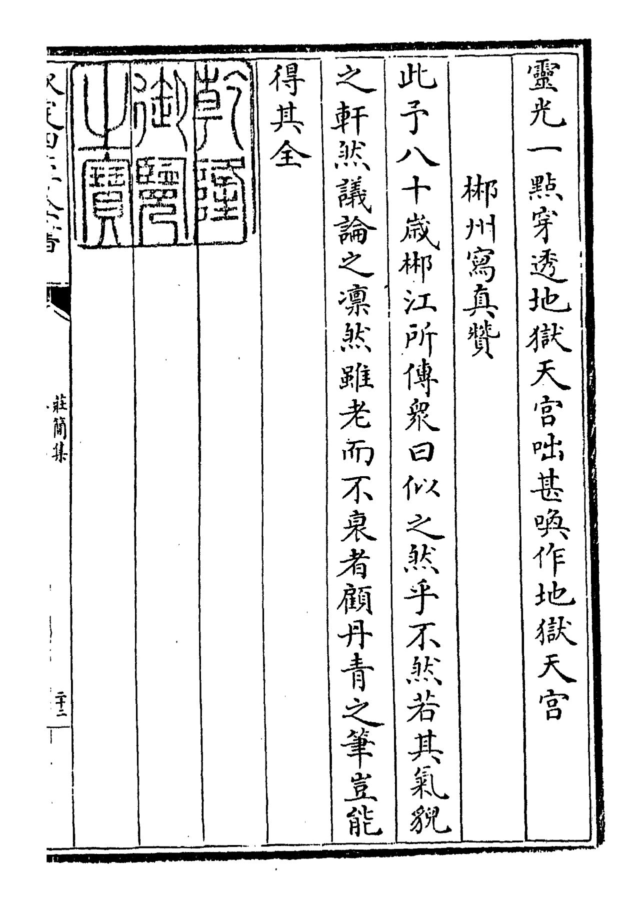
病中自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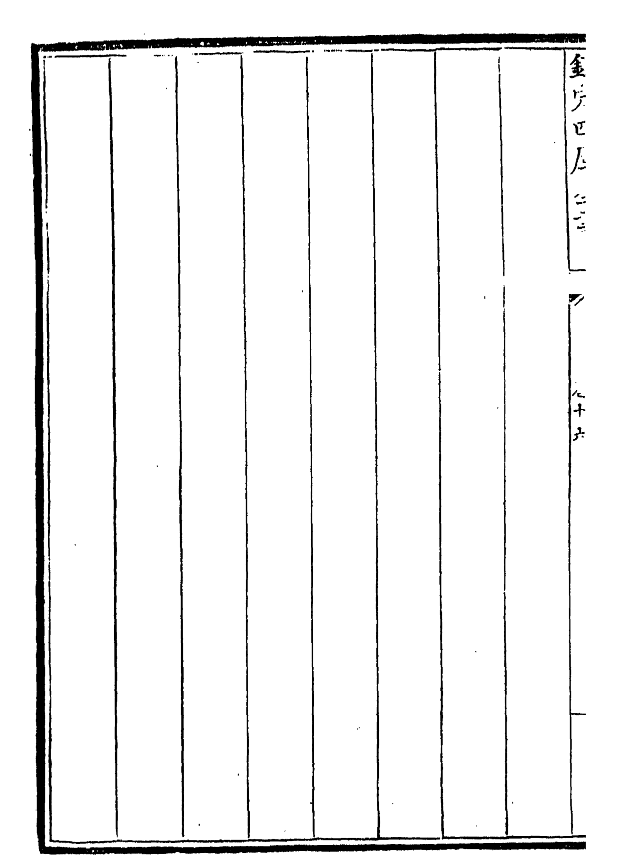
今年八十百病相攻今夕明月烱然當空似我方寸不欺為忠得死牖下是惟善終雖四山相逼五藴皆空唯

靈光一點穿透地獄天宮咄甚喚作地獄天宮

郴州寫真贊

此予八十歲郴江所傳衆曰似之然乎不然若其氣貌之軒然議論之凛然雖老而不衰者顧丹青之筆豈能得其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莊簡集卷十七 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俞光豫

莊簡集卷十七

宋 李光 撰

題跋

跋李丞相所作顔魯公真賛

子因郡圃忠義堂繪顔公像龕置其上軍事判官東陽鄭剛中記其本末詳矣江西安撫大使李丞相復寄示真賛其詞宏偉簡嚴英風大節落落相望葢將友其人於千載真無愧矣嗚呼士固重其死不幸生於危亂之

閒遭時變故將靡然而從之不有特立獨行之士為世標率則偷生苟免媚賊稱臣者何所憚乎後之登斯堂覽公遺像誦江西之文庶知予區區之意因併書其後以風吾黨云

跋閻立本列帝圖

右閻立本列帝圖王贄家物後歸吳珏儀仲予守永嘉日其子祖忠出以相示偶建安僧靈機善畫人物尤工傳神因使摹得之後有富公序跋距今纔七十八年而

縑素斷爛乃甚於前畫或疑其非真然富公親筆眷眷如此斯人豈欺世者哉紹興丁巳前十月會稽李某謹題

跋蔡君謨茶錄

蔡公自本朝第一等人非獨字畫也然玩意草木開貢獻之門使遠民被患議者不能無遺恨於斯

題富鄭公奏議

鄭公奏議畧覽一二篇如聽咸池九韶之奏亦可見仁

宗皇帝天地之大德終始無虧如一元之氣默行乎其中但吾老矣時時焚香整冠以手加額願汝輩遭逢聖主無愧斯文而已

跋再刋初虞世必用方

予觀千金外臺秘要諸方書皆前古聖賢有意拯救生靈其功甚大不可輕議但去古既遠分劑率用升斗有令人不能曉者初公和甫本朝儒醫博學能文精通醫術所著必用方最為有用五十年來中原士大夫家藏

此書其間所居僻遠一旦老少疾恙難致良醫按方治療無不愈者雖門類不多而包括殆盡信奇書也自兵興以來北人多流寓二廣風俗漸變有病稍知服藥不專巫祝之事予謫居于瓊偶與郡守論近世方術之妙無出此書者遂欲刊行因以所藏本授之庶遐方異域知醫藥之可恃稍加崇信則禨祥禱解之風不攻而自破矣紹興癸亥二月初吉上虞李某題

跋陳元達鏁諫圖

予觀陳元達鏁諫圖劉聰震怒於上元達慷慨陳說有不屈之狀劉氏手疏倉皇切諫庭下二人雍容救解其人物態度各有生意予頃仕中朝嘗見此本今傳摹雖多而不失真是可貴也劉聰盜據中原愍懷蒙塵之後海內痛憤忠義之士扼腕切齒義不共戴天況肯北面臣事之乎或者以此責元達不知所託昧逆順之理以為邀時幸禍者是大不然元達本後部人方居貧隱約時為元海所知而聰尤顯用之其忠於所事未為不順

也晉室之亂士大夫世受國恩如王夷甫輩平時祖尚浮虛以竊寵禄一旦翻然臣賊以至勸進固不罪也聰之失徳元達職爲廷尉捐軀盡節鎖樹而諫此與茅焦解衣以激秦帝朱雲攀檻以悟漢成殆無以異其孤風勝韻凛然有古烈士之風固足以羞愧一時貪夫佞人之顔尚何訾云温陵康元壽暇日出此圖相示遐想其人相與歎息久之

跋碧虛子纂經

庚午冬至後四日再閲一過碧虚子何人出入儒釋道三教可謂博達之士矣自念平生交友未見其人其方外之士道家者流乎異時見潘子當質之

跋維摩經贈羊荊華

昨所言維摩經字畫精妙僕所寶藏今以遺荊華海外不知佛法公能留意於此日誦一卷以歲計之當得百餘卷異時此邦之人薫染成熟悟真如之性造無生之理當自荊華始可不勉哉紹興辛未五月十一日無礙

居士

跋許覲所藏法帖

世之學禪者雖雲門洞山黃蘗臨濟諸家各有所宗其所傳心印一也書法亦然顏柳之瘦硬歐虞之端勁徐李之豪壯各自名家考其筆意未始不同此論闢之前輩今世鮮有知者本朝惟蔡君謨天資超勝輔以力學遂為本朝第一惟𥡴子瞻善論書可繼君謨而氣超勝不減二王近世惟江袤仲嘉作字得楷法不幸生宣和間

書法弊壞之時莫有知之者今三衢尚有仲嘉子姓及碑刻而程俱致道亦善論書今皆亡矣予來海外昌化許覲善書其大父玨雖商人而喜與士大夫遊東坡先生與之甚厚作酒子賦贈之其父某遂累取鄉舉為南遷官好收古法帖其淵源所來亦遠予與之往來至熟覲作字不俗然但知學東坡書粗得其形似而不知蘇公之書自二王諸人來故予嘗勉覲力學以古人為師法然後知東坡字畫有所宗也後生作字若知用筆意

便如王謝家子弟縱使不能端正而氣韻自覺超勝也

予久處荒裔如逃空虛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紹興乙亥九月下澣許子偶攜此卷來為跋其後

跋所書華嚴經第一卷 紹興丙子冬

紹興辛酉冬予得罪南遷幼子孟傳生纔六年未能從行今二十一歲矣蒙恩近攺郴江一日書來寄華嚴經一卷曰鄉僧法久募士大夫如經之數各抄一卷自念八十之年目昏手顫字畫欹斜貽笑同社復憐其勤懇

之意不忍違之晨起盥手焚香日課纔三百字凡十八日而畢重惟此經所說華嚴重重世界不可思議而吾家長者所著合論發明至理尤為簡妙嗟乎世人流轉無量生死昧其本心如吾父子隔闊既久忘其面目一旦相見即日豁然既知是父歡喜悲涕更無可疑亦如善財童子一念發心頓無能所自覺自悟本來是佛豈不了然哉

雜著

示孫文

少年欲勵志操見世間膏粱子弟當以儉素勝之不起羨慕之心見居處華潔過度涼榭温室洞房窈窕則思顏子陋巷之安見人之盛饌甘脆肥濃則思仲尼飯蔬飲水之樂見人之佩服車輿犀象珠玉之珍則思子路衣敝緼袍之温若能置吾言於座右常作是觀庶免鄙夫陋人之稱見賢思齊見不善惕然自省則可入聖賢之域古人不難到顧力行何如耳

效莊周句法

蘓子瞻幼年未讀莊子因過外家程氏架上有南華真經問此何書知莊周書也公且飯且讀因喟然嘆曰吾昔年有見于此中口不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自是凡意所欲道筆端悉能達之其為文雖不剿其語而源流血脉多自莊周書来如云白龜能見夢于元君而不能脫豫且之網能七十二鑽無遺策而不能免刳腸之患及作顔樂亭記云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

于破釜能搏猛虎而不能無變色于蜂蠆韓文公廟碑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怒能馴鰐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之謗如此等語未易槩舉此正詩人所謂奪胎換骨法也

書李林甫傳後

上嘗諭侍從令各舉所知踰月遂以姓名奏上人不過二人有旨並引對宰臣秦檜曰士人稍衆欲止令堂中審察量才與差遣予曰陛下以久在東南用江浙士大

夫多前日面諭侍從令舉北方士人臣竊見侍從搜訪
中原流寓之士已具名奏上若各引對陛下觀其人才
察其議論然後諭宰相量才擢用庶幾仰副陛下側席
求賢之意孫近探檜意不樂乃進曰近報藍公佐等使
金國回將入境大議未決朝廷多事侍從所薦幾四十
餘人皆遠方小臣何用一一引對予曰更在陛下裁處
上意稍不懌卒不引對今日偶觀李林甫傳事頗相類
猶恨林甫傍無一孫近為助耳

捨黄蘗裴公真像并偈

宣州廣教禪寺實唐裴公故宅黄蘗道場二公像設存焉氣韻森嚴筆法簡古予守郡日命工摹得之顧私家不能嚴凈適通公律師訪予五松山一見若有宿契因請留寘鐵磬堂或曰静凝學徒皆宗律教以南山為祖師得無異議乎予曰不然禪律二宗本相因依後學末師妄自分别昔寛禪師謂白樂天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為律説于口為法得於心為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

故如來所說大乘諸經以文殊為問答之首者皆明法身妙慧之門以普賢為問答之首者皆明妙智之萬行諸佛菩薩皆依此二尊者以為師範然後成菩薩之極果處如來之上乘豈有二哉通公志行苦卓識趣超然禪律並行不相留礙其必有得於此矣恐諸衲子尚有疑情對大衆前復說偈曰　君看鐵磬堂前像恰似文殊對普賢更着白須裴老子夜深同聽祖師禪

予作此文通公蓋嘗刻之石矣字畫既不工又鐫刻

失真師意每悵然予以紹興乙卯仲春赴官雲川師追餞至上虞臨別猶眷眷要予書且礱石以俟仲秋幾望其徒仲珣法嗣遣淨人持書至平江言師以七月五日示寂坐逝嗚呼師雖學律而於少林宗風尤所通解蓋已超然神遊八極之外矣無足深悲者適予友人鄒德久相過因道師行業之美相與感歎德久書實當今第一篆真行各臻其妙庶幾師之名託此以不朽也五松居士李某題

祭馬伏波文

維靈當東漢之初遨遊二帝君臣定交立談之際帝欲征蠻在庭孰先公雖老矣矍鑠據鞍紛紛謗傷過若風雨名垂日星照映終古其之心跡唯公可知遷流萬里落天一涯孤帆漲海寄此一身其卒相之㢟幾有神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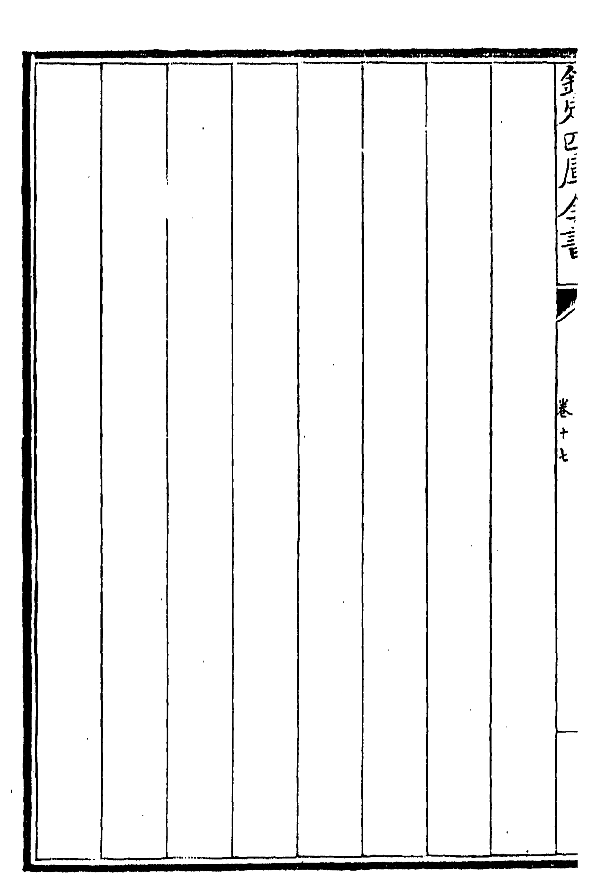
寒食享祀祝文

伏以心存梓里每懷霜露之悲身處瘴鄉以潤蘋蘩之

薦雖關山之有阻隔念蒐氣則無不之輒竭愚忱躬陳菲奠且位積善在巳受祿於天鄉黨推仁子孫蒙福恩深顧復雖愈久而不忘報在烝嘗豈阨窮而敢怠牲牢肥腯酒饌潔豐蘋蘩南來恍若音容之如在叩頭北望不知涕淚之無從尚饗

先兄二十五承事祝文

生也不辰死因無後每緣霜露之感難忘手足之情神如有知歆此家饌



莊簡集卷十八

宋 李光 撰

祭文

祭江郎中子我文

士有隱居求志而志不獲就行義達道而道卒不伸嗟嗟子我實惟其人文章氣節邁往絶倫傲睨公侯心慕隱淪跌宕文史若將終身我初識公嚴瀨之濱白鬢紅頰藜杖幅巾抵掌笑談豪氣如雲憤世嫉邪羣囂狺狺

立言雖多意終在民嗚呼哀哉公之志操凜不可奪救
護衆生甚於饑渇不知公者見謂强聒數對便朝詞直
意豁人謂才踈公豈迂闊嗚呼哀哉公在奉祠我處田
里詩文往來曾不我鄙期公對牀放浪山水豈謂奄忽
賫志永已嗚呼哀哉人之處世不過百年生死輪囬情
感愛纒孰如子我去住蕭然神游八極心徧大千嗚呼
哀哉我守永嘉擕孥南奔道過鴈山歸然孤墳懷想清
標精爽如存我欲有言叫號莫聞懺悦徘徊寓哀一尊

嗚呼哀哉四海之內孰非弟昆過者必酹奚必子孫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龍圖柔直文

維紹興八年戊午四月丁巳朔二十七日癸未具位李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亡友虔州府君龍圖張公柔直之靈嗚呼哀哉天之生材夫豈偶然或負其器業可為世用而卒于不試或已試不盡而中道夭閼者古人皆歸之天嗟嗟柔直忠信孝友雖武夫悍卒皆知

其賢曷豐其德而嗇以年嗚呼哀哉我初識子傾蓋握
手惟其純誠持以悠久故雖蠻貊可行虎豹可馴麋鹿
可友其臨民馭衆雖教條不設而民之愛之如父如毋
嗟嗟世人厭常好奇任數設詐謂人莫知謂民可罔謂
君可欺孰如柔直胷懷坦夷貌如其心燥濕莫移嗚呼
柔直早廁英躔中遭放逐既跌復振晚剖符竹蒞時休
聲如漢龔遂化被獷俗弄兵潢池賣刀買犢子之云亡
邦失良牧如晉羊祜郡民巷哭行者望碑墮淚濡目嗚

呼哀哉我來江西實總甲兵入境之初書來歡迎孰謂奄忽遂隔幽明雙親在堂二孤惸惸我亦老矣朋舊凋零寓詞千里有淚如傾嗚呼哀哉尚饗

祭胡公文

維紹興八年歲次戊午七月庚申朔二十六日乙酉具位李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故徽猷閣直學士給事胡公之靈惟昔仲尼生于衰周志不得伸褒善貶惡困于獲麟中遭禁錮微詞久堙晚學末師莫覩其真

天生碩儒邁往絶倫强壯潛心白首知津發明綱領芟
夷荆榛我為諸生識公成均道與世違衆訧日新衡山
之陽寂寞之濱皷吹六籍若將終身晚遇聖主堯舜是
陳入侍經筵獻替咨詢排斥異端誅擊亂臣據經守正
羣嚚狺狺一斥不復竟至沈淪泰山其頹無復斯人嗚
呼哀哉嗟我與公跡踈心親我出公入有如叅辰琅然
書詞誨言諄諄公既有子付以斯文死生旦暮曾何足云
緘詞千里寓哀一尊嗚呼哀哉尚饗

祭孫昌文

維紹興十六年歲次丙寅九月戊辰朔初八日乙亥具位李某令遣虞候陳武以酒食之奠致祭於故吏進義尉副孫昌之靈惟丁未之初汝方事予實二十年武林之變犬狼豺虎戈矛滿前奔逃竄伏晝夜擁護脫予饞涎予之得罪臺輿皂隸散如雲煙汝獨萬里梯山航海從予南遷嗚呼哀哉豈謂汝之一病藥石非效竟至沉綿汝之生也能自刻厲抄經坐禪令其死也必不泯默

淪墮九泉死生出没敗壞相續理之常然予所恨者曰
兾勿藥從予北邁今其永訣不可柰何必歸之天嗚呼
哀哉荼毘歸骨予敢忘汝屬纊之言聊致薄奠冀其有
知享吾意焉

墓記

莫叔達墓記

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予妹適餘姚莫叔達越崇寧三年
甲申十月二十二日以疾卒即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葬于縣之雙雁鄉乾溪之原是時予在國學每以不及見為終身恨大觀四年庚寅遽聞叔達以六月二十八日卒予又竊禄河東自甲申距今七年而君夫婦相繼不幸吁可傷哉況予與君為姻契蓋有不可解于心者其生也既不得數與君遊其死也又不得臨尸而一祭此重為可傷也叔達家世儒者少孤而立天性和易居家遇人與待交遊初終一心不為䟕昵厚薄故其死也親故無有怨議既無愧于生死矣方吾妹之凶君始過

冠遂無復有繼室意平居蘊藉有蕭灑出塵之趣故其死也脱然如有所之復何愧于天壽邪享年二十八諱彦逵叔達其字也曾祖政祖偕父易皆隱德弗耀以明年政和改元三月三十日合葬于吾妹之域從先卜也生一子歲周而殤先瘞其母之側予聞君訃得其死之詳故其葬也述此以見其傷君之情且以紀其歲月云

將仕郎晉州岳陽縣尉兼主簿專切教閲保甲管勾學士李某書

杜府君墓誌銘

杜氏故京兆人五世祖韡唐末習開元禮以本科出身仕至太子少保贈太師五季之亂南渡至會稽樂其風土因居焉正獻祁國公以直道相昭陵清節照映一世於君為伯祖曾大父遘不仕祖父式右朝議大夫父調宣德郎娶莫氏遂為餘姚人生七男子悉使從師友皆嶄然有立君即第五子諱縝字伯玉宣德君既捐館舍生理益落君方少年能自刻厲讀書晝夜不息應鄉舉又

試於開封崇寧中朝廷以舍選取士君亦入鄉校雖累占優等卒皆不售及既有子則慨然曰吾平生苦志而不偶者命也則盡以其所學授其子師旦師旦又能克成其志力學有聞負笈遊上庠一時名士多館致之遂中紹興二年進士第蓋將大君之門使君姓名益顯雖師旦之賢亦君善教之功也結廬近郊得江山之勝浮沉閭井間有以自娛客至未嘗不飲一枰之上不知日之既夕也鄉鄰有緩急叩能隨力賑貸師旦榮歸君喜

甚爲丈戒之畧皆忠信孝友立身行已之大節當以祁
公爲法可謂知所訓矣紹興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卒於
家享年五十有九以其年十一月甲辰葬于山陰縣迎
恩鄉若竹小塢之原從先塋娶莫氏生三子長即師旦
今爲從政郎新授饒之餘干令次師望舉進士次師奭
早卒女二人長適韓師堯次適鄉貢進士顧大陞翰林
學士臨之孫氣節學問凛然有祖風君之將葬師旦從
予求銘數矣然不止益勤義不可辭於是叙次其平生

而系之以銘銘曰　杜自祁公正直匪躬其源既深其流則豐君生孔艱稽古不逢教子雪恥將大厥宗小塢之原水遠山崇從先人居永閟幽宮

左承議郎吴君墓誌銘

君姓吴氏諱升字潛道明之鄞人曾祖德祖澤皆隱德不耀父渭以君登朝累贈宣教郎君九歲而孤母守志鞠養稍長告以汝父長者嘗拊汝當為儒君因發憤讀書晝夜不息遂博通經史下筆為文簡而有法元豐間朝

建以經術取士君兩預鄉薦大觀己丑遂中進士第釋褐授廸功郎主宣之涇縣簿攝水陽鎮郡太守累稱其賢而未薦也或曰盍求之君曰彼知我而不能薦我為下寮不求為可知二者胥失也考滿丞溫之樂清裨贊縣政而彌縫其失政有大不便者君力爭不能得則歎曰予不負丞令長其可負百姓乎水陽瀕大江素有水患君去纔旬日水輙大至去樂清未幾巨盜竊發焚掠殆盡官吏多遇害君慨然顧謂妻子曰造物于我厚矣始

吾讀書姑成先志爾今年踰六十二子相繼登科吾尚何求哉因掛其冠得左宣教郎致仕以歸遇淵聖皇帝及今天子登寳位轉左承議郎賜五品服叙封妻史氏為孺人孺人有淑徳孝順勤儉能以禮法自持夫婦白首相待如賔子孫侍側雍雍如也人皆榮之先君十年卒諸子卜明年庚申正月丁酉奉君之柩合葬於四明之梅嶼從治命也君任真自得遇人無貴賤貧富一以誠當官任職未嘗擇所向盖無入而不自得也予與秉

舉實大學同舍生嘗至其家見君頎然而長髮鬢垂白
貌温而氣清方精力强壯内懷止足之計不待及期而
浩浩然勇退雖古高人勝事何以加之所居環堵竹樹
蕭然家事有無一不以介意晚益蕭散諸子卜居擇勝
得小溪之芝山君欣然從之浮沈里巷間芒鞋野服
間從方外之士遇興輒往一枰之上忘懷得失不知歲
月之老也喜怒哀樂禍福利害之端了無足以動其心
者享年八十有五未嘗有疾一夕奄然而逝莊周所謂

不刻意而高不尊引而壽者君幾是歟生五男長曰秉仁四上禮部次秉彝左廸功郎樞密院計議官次秉禮先君卒次秉智舉進士未第次秉信左宣教郎諸王宫大小教授二女皆嫁為士人妻始君少時方力學有道士叩門自言齋醮之夕奏章帝所見金字牓曰龜齡顯裕天錫吳升其説雖幻怪不經然退考君平生簡易真率而得數之多子孫之盛若非偶然者秉彝一日與其弟秉信纍然衰經踵門泣而言曰先君潛德退節仕

不究其禄舉世無知者且持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高所爲行狀請銘於予因附以所聞而爲銘曰

芝山峩峩水泠泠中有隱者逃其名少時力學通羣經老不釋卷博且精平生所修曾中誠持身接物心和平忘懷得失寄一枰遺棄軒冕浮雲輕自然壽考身康寧何必辛苦棲巖扃叩門道士心通靈飛神杳眇遊青冥羽衣翩仙朝帝庭琅函金字標龜齡臨行一念超凡情脫然視身如郵亭子孫蕃衍天可憑積善裒裒生公卿

刻詩同藏播芳馨深固悲鬰眞佳城

胡府君墓誌銘

吾友胡浚明諱宗汲世爲越之餘姚人自其叔祖父穆始以進士起家仕至屯田員外郎子孫遂以儒爲業曽祖諒贈大理寺丞祖儼父尚能皆隱居不仕君自爲兒時有成人之操其父目爲老子比長刻意問學手未嘗釋卷夜引睡則以首叩柱其自强如是爲文清古不蹈襲前人一語少年預鄉薦益自信不疑翺翔兩學幾十

年會朝廷以舍選取士移其籍以歸久之復不利即所
居築室買書以教子聚宗族鄉黨子弟不問踈昵講說
經史責課程皆聳然知化君性至孝雖飲食起居未嘗
忘親治居第首嚴祖廟不以便燕私之適堂室奥址規
模與世俗異登其門者皆怳然自失奉養至儉薄田廬
所入僅足餬口而遇人急難極力極救雖焦首濡足不
悔也鄉鄰仰以喪葬婚嫁與病而醫藥者甚衆以是生
理益落君為之不少變蓋急義樂施出于天資或以為

過君行之愈力嘗曰吾損已以益人雖過于義庸何傷已酉冬敵犯明越惡少相煽而起幾徧山谷君挺身諭止之士族避地竄逃顛沛君與之周旋調護恩若骨肉真可以託死生者鄉人爭訟多就評曲直君每折以理法皆洒然而返不以干有司聞人一善若已有之或少有過差必正色詰誚雖其尊屬憚若嚴父師惟恐君之聞也方士有以奇藥爊黃金術授君忽夢若有告者曰君欲為盜乎既寤亟取焚之每小疾必夢僧伽處方服

之輙愈所居湖山並海百井皆鹽夢人指其處鑿之得甘泉皆君誠意所格也建炎改元今上皇帝登寶位凡五上禮部例皆推恩宗人强起之授房州文學調潭州瀏陽縣丞改廸功郎有知君者薦諸朝監嚴州比較務譏察出入吏不能欺郡遣官季㸃君輙囚服待罪衆亦察其廉介不復問務既清整課亦增羡尋轉右修職郎監潭州南岳廟考滿轉右從政郎既而授饒之德興丞其在嚴也郡將尤加禮嘗啖以厚利君曰此非所當得拒

不受未幾爲郡者以睚眦至下詔獄坐貶獨君無一毫之汙衆皆歎服某與君雖同里閈崇寧初始識君京師一見氣合其後契濶離合不常每見必歡然道故噫君雖窮老而浩然之氣不少衰議論益剛決謂富貴功名可以立致不在吾身則在子孫日夜厲其子爲學而沂復嶷然有立能成君之志魁多士取甲科聲名籍甚君喜曰是必大吾門吾志得矣因復丐岳祠從其子宦遊奉養甚適往來江湖間幅巾蕭散怡然自得享年七十

以紹興十年八月癸未卒於其子秀州軍事判官沂之舍即日護其柩以歸士友皆為流涕明年十二月壬申葬本邑翁家湖之原從新卜也君平生未嘗閱佛書死之日沐浴盥櫛神識不亂娶莫氏有賢行能通書史凡君所為固有不近人情者夫人能順適之人尤以為難子男二人長即沂次汾舉進士亦有志槩葬有期沂哀絰踵門出其友左廸功郎溫州州學教授虞仲琳之狀求銘于某某知君能詳追惟雅好不敢以鄙拙為解因

掇拾其大畧如是銘曰 凜志節以希古之人兮既鋭而堅謂功名可立致兮恥没世而無傳强學疾驅兮人十已千見義必為兮人後已先心亨志遂兮樂只丘園雖屈于一時兮白首迍邅其存而不朽兮嗣子之賢蓋造物者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翁湖之濆卜此新阡餘慶流芳子孫緜緜

靖州通判胡公墓誌銘

予自藤再遷瓊瓊守張公仲輿嘗為予言通守靖州胡

公有交游之雅可人也予恨不識其人無幾何廬陵胡邦衡自廣東遷珠崖道瓊山見予於雙泉則其季也曾張公亦來二人合談靖州之美不容口予益以未獲見為歉後予再遷儋耳距邦衡不數舍一日邦衡忽書來告靖州兄篤行文雅君子也今不幸即世世之知者蓋鮮非公直書恐遂湮没不傳敢以銘請予出涕曰哲人云亡尚忍言也耶邦衡請不懈益虔遂删取其狀敘而銘之公諱份字兼美姓胡氏其先自建康家廬陵曾祖

不仕祖諒將仕郎考登臣贈右宣教郎妣歐陽文忠公族朝散郎棐之女公三歲失母字於李氏姑九歲而宣教郎繼室前太夫人之妹儒林郎延壽之女劉丞相沆之外孫公事後母巳以孝聞早就外傅能肄胄雅之三長學章句司業李公朴時涖講席門甚高獨與其進藝屢占高等不喜時文文一出巳無剽竊每郡試輒伏場屋標望籍舍法行貢壁水繼入上庠閱一星學益進年三十八釋褐授臨江軍刑曹明習三尺法多所平反吏

不得舞筆時有以深文賊不辜者鉤得其情刑不濫及吏深刻者折其尾毒力職常最其列以妣憂去官服闋遷掾袁州兵曹建炎初官制行改司法繼改辭曹攝郡幕得憲臺移文取讀之則宜春縣斷牛訟未直也索案一見知其冤蓋富人與貧人子居相直富人久欲其居不與也其牛偶蹊富人之門而攘之牛人無敢言久復放之野牛歸貧人家富人反訟之縣坐以盜貧人訴於州罪之如縣公語吏是不可不直遂歸牛貧人一郡稱

快時給事中李公大有之子同幕以白其父李柢公書不意老年見古循吏方用兵兼機幕郡政一出公畫會盜起郡乘城官分隅以守而隅長不時給米士有饑色公怒欲斬以聞其人叩頭祈哀得免兼倉民與其僚賦粟卒數十恚言粟紅腐手刃譟呼稍稍引避公獨開以禍福卒舍兵拜是日微公幾殆叛將趙萬訌江西地既散老弱係路命左右廩凡無告者訪所親歸之人多其義同僚有去官遭掠者亦賙護其行衆以為難上即位

覃恩晉從政郎罷歸久之除衡州教授而宣教公捐館
免喪且數年無仕進意或謂恩未暨親乃詣闕除教授
澧州始至生員才十數既四方來學者輻湊學宫大張
一歲諸司章交改左宣教郎郡以訓導有方上聞得終
成資賜象服左魚尋除通守靖州轉奉議郎初州郡牽
開邊釁公至務在撫摩九谿按堵酋獻琛于朝乞為管
件公不可郡犬牙蠻獠儲粟寡一被圍則乏軍興公經
營增其廩入無倉卒憂歲旱盜且萌孽與郡將齋禱飛

山之神雨隨車至鄙以不聳湨陽士亡錢公招攜以禮
酋爭遣子入學士科對者以内郡禮祖行谿猺嚮化翕
然守條死要不相魚刼以公善綏撫乞留郡以聞公曰
吾忍左墳墓久於此乎轉左承議郎代還送者卧轍百
餘里弗忍去還鄉轉左朝奉郎請老童顔秀眉偶感疾
而終實辛未正月辛丑也享年七十娶彭氏前十六年
亡婉德於公人無退言男四人昌朝昌時昔學早夭昌
時嘗舉進士試禮部昌言昌明能緝父志克肖其爲昌

言今為右廸功郎澧州石門縣主簿一女適右文林郎新授辰州録事參軍張璀前卒孫男四人昱昂暠昰皆志學昂後公二月而死孫女九人長適進士易如璋次適楊忠襄公幼子蔚文次適進士張璆易張兩孫女亦繼卒餘在室公為文長於持論在郡庠太學時屢中第一士爭膾炙工為詩得風雅體有書解三十卷文集五十卷藏于家紹興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葬于吉水縣之中鵠鄉山塘之原公性寛易躬自厚而責人薄善如自

口出於惡馬隱揉履純正雖闇室不欺務以中道訓人故號所居堂曰中庸謁入無親踈倒履以迎雖少必肅談辯終日無一言忤物愠怒不見辭氣或吏倨則曰我必無禮呼以緩急無在亡辭儉以幅已祭祀潔豐若節春秋必身先之事親盡道閨門睦如親疾藥不嘗不進在視寒燠帶雖夜不解居喪柴毀過禮加等既葬朔望必哭墓雖疾風迅雷大雨雪不避也妣忌日則設外祖妣享之族有不克祀者春秋享馬從叔父子死養叔母

終其身連舉三喪費不貲不靳從弟貧不給周之及卒無子為立嗣喪葬計三十萬釗於我乎出鄉黨或誤絓憲網冒寒暑求救不得請食不下咽顇枯弱强有害善稱者必痛抑雖要人居間不聽也處庠序朋友疾夙夜藥石弗懈同舍有取巳器物者衆詰責請庚之謝無所失取者慙公涖政通敏為大吏所知有闕員至兼數職簿領山委日披决至夜分為當大吏或摘語對無一謬持官將身廉清所行無顧忌不妄于進當路多乎昔同

舍生一不浼汲援至困躓二十餘年澹如也廨舍敝葺之則止有請為游觀地曰勞人費財以役耳目豈吾志耶嘗言不願宰邑拙於催科毋以賦賞改官懼有寃抑卒不惩于素又嘗語猶子公武仕宦惟廉勤和三者闕一不可吾行之二十年未嘗有失其大概如此予聞廬陵胡氏世業儒無顯者公始起家里人豔其榮進進於學而兄敭字歸美者繼取賢科自是弟銓鎬連中第而子姓貢禮部相躡皆公發之惜乎公卒老于州縣而不

大顯于時盖有待云銘曰　褁順熏方氣剛以闓盖德之光爬痒櫛垢弱强植稺吏帖民良父父子子家巷術理刑于鄉邦觳我後嗣玄石昭美千禩之藏

塔銘

律師通公塔銘

予出仕逾三十年百謫之餘頹欲歸依佛乗究生死之說紹興壬子自建康得罪還里而依止通公律師適退居姜山相望不十里有湖山之勝閒放累年惟師方便

自在遂為蓮社之交或命籃輿或掉扁舟不知日月之老也師諱惠通字可久姓王氏會稽新昌人處母胎十有二月而生自幼性識明悟志樂空寂父母不能奪禮福聖寺俱實為師年二十二誦經得度即慨然有出世之想由是刻厲修行究觀秘義以為由定發慧必用毗尼為壇宇遂執業禹迹寺元簡律師其後聞錢塘擇其律師即會正記主之門人深得南山四出求異之意因杖錫從之服膺累載卒究其業一時學者皆敬畏之有虎

子之稱其公謝講乃以所援鐵手爐并會正記以付之又有用暉妙生二師者嘗往返叩請暉公嘗曰汝于吾宗必大作佛事矣生公曰汝已成之器尚俯求于我邪自是卷䄂還鄉謝絶世故人罕知者如是十年而道益進名益顯知之者益衆道俗延住真如靜凝明教三道場靜凝在餘姚上虞兩邑之間雖氣象雄勝而久弗不理破屋數間僧徒不過三五人師至晨夕講論如處廣厦如臨大衆檀施聞名爭為築室廬具像設金碧煥然

學徒雲集率不下千指鐘梵之聲洋洋如也或利其成
辦倚權貴人易置它所師不為動卒亦莫能奪太守徐
敷言命師為臨壇宗主前後若干會翟公汝文治越復
欲以僧職處之師力辭不就大駕駐蹕會稽城内名藍
悉屯兵衛師因謝病歸老姜山講解之暇澆花蒔竹翛
然有物外之趣師雖主戒律而曠達無礙宗說俱通嘗
云戒律即心也戒生定定生慧欲最上乘而不始於戒
律可乎南山有言江南江北求菩提菩提共行不相識

若推原佛心從麤入細特頓漸之異耳師于四大部及
楞嚴楞伽法華等經無不該綜以至起信唯識諸論傳
燈宗鏡祖原諸録並綿絡旨統窮其義趣刊正戒業兩
疏章記尤爲精詳平生無長物衣鉢所餘惟賑窮之療
疾病全活者甚衆所蓄惟鐵磬得之耕夫每以自隨名
衆講習則一鳴之自號鐵磬老人亦以名其堂予槪世
之律師能以禍福語恐動聾俗或創立新奇改更宗旨
變其音聲易其服制流俗翕然和之惟師能守其舊說

勤苦堅忍無一毫作相睦寇竊發師時在靜凝領衆如故嘗題于梵夾有講鐘賊鼓咫尺安危之語其後敵犯浙東十餘里間皆敵營也師處之晏然且夢神人告以賊退之期不失晷刻紹興乙夘秋七月大旱師率衆祈禱因感微疾即以書告嘗所往來者且謂大衆曰吾將歸山以是月五日隱几而逝春秋六十八僧臘四十六師于姜山若有緣契一日與長老繼椿經行澗谷得院南平地數畝羣山環繞前直峨眉一峰因列植松栢將

自為窣堵波予為名其堂曰寂照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門人即因之以葬從遺令也予頃守吳門其徒仲珣俾法嗣狀師行業求文以識諸塔予與師遊久知師為詳乃為銘曰

我聞如來惟說一乘戒為慧本慧以定興曰優波離以持律稱九代末師互相詆辱各資己見正法顛覆爰及南山絕而復續偉哉通公身律心禪護持禁戒久而彌堅慈受忍攝隨分化緣衆方紛紜本拔源塞登壇誓衆會正復出中興毘尼垂範作則姜池

之南年湖之濆石塔巍巍松柏鱗鱗我作銘詩以詒後人